

處長序

004 山海相銜東海岸—南北狹長、自成天地	李玉芬
008 東海岸的族群—登場…	李玉芬
012 千山萬水覓家園—阿美族	李玉芬
032 東海岸的西拉雅人	趙川明
054 經商、墾荒—東海岸閩南人展韌性	陳星杰
070 隱入阿美族世界的撒奇萊雅	李玉芬
078 噶瑪蘭族的文化方舟再現東海岸	宋明燕
090 採樟、墾荒、經商、從政—硬頸的客家人	謝國忠
114 開啟東海岸漁業新紀元—新港的日本漁業移民	李玉芬
128 恆春人—東海岸鰲魚高手	謝國忠
138 新港的討海人—綠島人	陳淑穎
158 海岸山脈深山獵人—南溪布農族	李玉芬
168 瑞士家鄉沒有太平洋—愛上東海岸的白冷會會士	陳世賢、謝國忠
190 閩南語嘛咍通—富岡新村大陳義胞	李玉芬
206 嗨！榮民伯伯—生命餘暉映山海	李玉芬
224 參考文獻	

處長序

東海岸族群傳奇

歷史記錄著人類生命的律動、族群文化發展的軌跡，就像一面鏡子，可以讓人鑑往知來，緬懷遠古幽情。

二百多年來，許多族群陸續湧向東海岸，在狹長的山海之間尋覓新的生活天地，也孕育出許多有意義且值得紀念的人、事、物及精彩的歷史故事；為將前人移動的痕跡記錄下來，本處邀請專家學者著手蒐集東海岸族群遷移史，針對各族群移入時間及生活特性有深刻的描述。

東海岸經過千萬年歲月的變遷，本身就是一本精彩的歷史故事書，在這塊土地上可以看到為生存奮鬥不懈的阿美族人、躲避漢人侵略撤離西部家園而來的西拉雅族人、被清朝政府發配遷離的撒奇萊雅人、由北而南移動的噶瑪蘭族人、被安置的大陳義胞、老榮民、跟隨獵物不經意闖入的布農族人、為開墾、經商而遷移至東海岸的閩南人、客家人、及開創東海岸漁業新紀元的日本漁民，更有源自瑞士天主教白冷會神父、修女..等不同族群的故事。

「尋覓新天地於山海之間--東海岸族群故事」書籍，不僅可作為學校教學的題材、在地人探索自己過往歷史的資料，更期待讀者及遊客能透過這本書的介紹，依循先人足跡見證東海岸居民生活智慧，瞭解東海岸豐富族群傳承歷史，一窺東海岸的堂奧。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長

馬惠達

謹識

山海相銜東海岸—— 南北狹長、自成天地

文 李玉芬

海岸山脈中段高、南北低 阻礙東西交通

東海岸位於海岸山脈以東，北起花蓮溪口南岸，南到卑南溪口，全長約170公里，地勢以中段最高、南北兩段較低。北段最高峰貓公山約924公尺，南段最高峰都蘭山高約1190公尺，中段最高峰新港山高達1682公尺。

海岸山脈山體規模雖遠不如中央山脈龐大，但一來山勢陡峭，坡度極大，二來海岸山脈中各個山脊稜線，成東北—西南走向的雁形排列，從海岸要西行往縱谷，除了有限地點外，皆必須翻越多重山嶺，所以，海岸山脈構成海岸地區和縱谷地帶之間，難於穿越的障壁，而使這個東西相距只有15公里的縱谷和海岸，早期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各成孤立的世界。

早期有海無港、溪多而無橋 南北往來也難

清末以前，由陸上穿越中央山脈進入台灣東部，已經困難重重了，由海上前來東部，也不是容易的事。

台灣東部的海岸全部屬於斷層海岸，立霧溪口以北和知本溪口以南，都是大斷層通過的地方，海崖直逼海岸。介於南北斷崖之間的海岸，海岸山脈以東，也是屬於斷層海岸，雖然只在親不知子斷崖南北一帶，可見高達百公尺的斷層崖直逼海岸，其餘大部分地區有寬約數百公尺的海岸階地或平原，但是海岸平直，全線除了成廣澳(小港)有一珊瑚礁圍繞而成的小灣之外，缺乏形勢隱蔽的天然港灣，可供船隻避風和停泊。東來的輪船都必須靠竹筏或是舢舨船接駁，客貨始能上岸。

東海岸所有的河流皆源於海岸山脈，不但數量多，且源短流急，海岸山脈每年因板塊作用而隆起，並從花蓮一帶再潛入地殼，所以海岸山脈東側的海岸階地中、南部較寬且海拔高度較

高，眾多河流切過隆起的海岸階地流入太平洋，海階外緣高度往往在5公尺以上，每於河口造成峽谷地形，成為交通的障礙，海岸道路必須順著自然地形，沿海邊或山腳，上下溪底的羊腸小徑，所以橋樑的整建，對於東海岸的交通十分重要。但海岸山脈南段的台東到新港之間的所有橋樑、鐵筋混凝土吊橋「台東大橋」的完成，都已是1931和1934年的事了。

山海相銜、海岸階地狹窄 生活空間自成天地

海岸山脈東側狹小的海岸階地(簡稱為海階)，是聚落和農耕集中的地方，它們東從海岸、西到山腳下有二至三個高度不等的階狀平坦面，高位海階面內緣高度在50-70公尺不等、外緣高度在30-40公尺之間，低位海階面內外緣高度約在25-5公尺之間，寬度則大小不一，通常只有250至500公尺寬，聚落及農耕空間有限。

海岸山脈以東的海階，只有都蘭、成功(新港)、和長濱一帶，高度較大、面積較廣，有時可達2000公尺寬，此三大海階皆位於南段，不但代表了海岸山脈的上升量，南段比北段顯著，也表示長濱、成功和都蘭等地乃是上升運動撓曲軸線的高軸位置所在。

這些狹窄的海岸階地，孕育著陸續進入東海岸的各族群，無論是阿美族、西拉雅族、撒奇萊雅、噶瑪蘭族、閩南人、客家人、日本漁民、大陳義胞、外籍傳教士、或是退役榮民等，海階是生活聚落和水田分布的空間。

另外海階西側到海岸山脈之間，尚夾有寬窄不等、高度約500公尺以下的丘陵區。這些丘陵區成為日治中期以後，香茅、青芋麻、香蕉、柑橘、甘蔗等各種經濟作物的分布區。



山海相銜的東海岸——豐濱海岸北眺。
2009.9 李玉芬 拍攝

參考文獻

- 施添福，2000，〈台灣東部的區域性：一個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刊於夏黎明、呂理政主編，《族群、歷史與空間——東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論文集》，1-10頁，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 施添福，1995，〈清代台灣東部的族群遷移〉，《台灣地區地方考古人才培訓班第二期第一階段室內課程講義資料彙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民族學會、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

東海岸的族群——登場……

文 李玉芬



海岸山脈之東 太平洋之濱
山高水深、黑潮激盪、遺世獨立的海岸 身影繽紛的世界

好多族群 因緣際會 千山萬水而來
日久 他…鄉 是 故鄉

1874 牡丹社事件之前
早有阿美族逐水源耕地而來
還有在歷史夾縫中流離的西拉雅族
離開台灣西南部被閩南客家侵佔的故居
尋覓全新家園而來
也有少許閩南人
從宜蘭來到成廣澳 東海岸最早的可泊船的天然灣澳 經商 貿易

隨即 清兵來了 說是開山撫番

1877 大港口事件
1878 清軍誘殺大港口地區160餘名阿美族青年
引起附近阿美族往南遷移避禍 陸續建立了十幾個阿美族部落

接著 也是1878
奇萊平原 爆發加禮宛事件
自宜蘭移居奇萊的加禮宛社噶瑪蘭族 和當地巾老耶社的撒奇萊雅人
共同抗清受挫他遷
海岸山脈之東 從此 有了噶瑪蘭 有了撒奇萊雅

1895之後 日本政府 也來了東台灣
殖產興利 開樟取腦 墾山拓荒 開港興漁
客家人 台灣西部的閩南人
日本漁民 恆春漁民 綠島漁民
隨著進入東海岸

1945日本政府撤離
台灣的農業時代 東海岸的漁業發展
有更多閩南的 客家的
恆春的 綠島的人
來到這裡 務農 墾山 從商 捕魚

1947來自縱谷對面中央山脈的**布農族**
跟著山豬的腳步 來到海岸山脈
八部合音從此在南溪部落響起

外國人

男的修士 神父 女的修女
駐進阿美族的部落 西方宗教點滴植入阿美族人的心
白色**天主教堂** 綺麗的一間間的 鑲入藍天碧海的東海岸
1953 - 2009 轉眼已是五十餘年

1955大陳島民在風聲鶴唳中 隨軍撤至台灣
漁山島四百餘人 說著特殊腔調閩南語的外省人
被安置在 富岡 捕魚謀生
富岡新村 成為東海岸著名的 **義胞新村**

半世紀來 **榮民伯伯** 生命餘暉 依然耀眼
退輔會安置開墾邊際土地的榮民
北有**泰來農場**(1965) 南有**東河農場**(1966)
還有沿線海防單位退伍的**榮民伯伯**
有的愛上東海岸 有的成為部落女婿
都能在此覓得安身立命的所在
再為東海岸的族群身影 添上一抹繽紛



千山萬水覓家園——阿美族

文 李玉芬

每年夏季阿美族豐年祭典最能展現其社會組織的特色及文化之美。

2009.7. 鍾家榮 拍攝



清政府封山——影響千里之外的阿美族

阿美族是台灣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以東的縱谷及東海岸地帶。姑且先不管史前時代如何如何，那麼，阿美族就是東海岸最早的住民。

但讓我們很難想像的是，1721年(清康熙60年)清政府開始在台灣西部山麓的畫界封山，竟然影響了千里之外的、東海岸阿美族的生活。

中央山脈原住民族東移——蹂躪阿美族的生活領域

1721年(康熙60年)發生朱一貴事件，清政府懼怕餘黨潛匿後山作亂，隔年(1722年；康熙61年)隨即下令沿山設隘，番界立石，禁「民番跨越」，此一畫界封山舉動，阻絕中央山脈原住民進入西部平原、也禁止平原地區的居民進入山地，大大侷限了中央山脈西側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和布農族的生活空間，封鎖了他們向西發展和擴張生活領域，以及獲取生活資源的可能性。

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為了獲得生活資源，不論是獵場或土地，分別於十八至十九世紀初(1725-1825年間；清雍正到嘉慶年間)，開始分批向台灣東部遷移。

其中，泰雅族約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後陸續越過中央山脈進入宜蘭，形成所謂的溪頭群和南澳群泰雅族。

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大部分直接往東越過中央山脈，進入東斜面的立霧溪及木瓜溪谷地居住，構成東台灣北部非常有名的木瓜群和太魯閣群；中段的布農族也往東越過中央山脈，勢力進入東部。

花東縱谷和海岸山脈東側的海岸地區，原本就是阿美族的生活空間，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和布農族的大舉東遷，卻踩亂了阿美族的傳統生活領域，打破了阿美族的分布空間，重組了阿美族的聚落型態。

阿美族分布新形態 — 五個相互隔離的地區

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和布農族的狩獵和獵首行動，不僅達到縱谷地帶，甚至越過海岸山脈，抵達東海岸，影響遍及整個阿美族分布地帶，引起阿美族的大遷移。有的短距離搬移，通常是小社遷往大社；有的長距離逃亡，以避免遭到出草（馘殺）。在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和布農族的威脅，及卑南族勢力的影響下，阿美族經過數十年的搬遷和重組，除了向南遠遷至恆春半島的恆春阿美之外，1821年(清道光初年)，花東縱谷及東海岸地帶，已形成了四個阿美族的空間群體。

恆春阿美

原居立霧溪一帶的阿美族，為避開太魯閣族的襲擊，曾一路逃亡南下，但避開太魯閣族，卻遭遇布農族；逃開布農族，又受困於卑南族；最後只好一路南下，抵達恆春半島，成為日後所謂的恆春阿美。

卑南阿美、海岸阿美

東海岸自卑南溪口到嘉平(加只來)是卑南族庇護下的卑南阿美，嘉平到秀姑巒溪口南側的納納社，是無人地帶。秀姑巒溪口南北兩側，納納社到貓公社一帶是海岸阿美的集中居住地，貓公社以北，如水璉部落等地皆已成為無人地帶。

秀姑巒阿美、南勢阿美

縱谷從鹿野溪(北絲蘭溪)畔的老吧老吧社以南是卑南族分布地，以北到掃叭台地的加納納社是無人居住的獵場；加納納社到馬太鞍溪的馬太鞍社是秀姑巒阿美的集中居住地；以北直到荳蘭社是無人的獵場；荳蘭溪至米崙溪(沙婆礑溪)是南勢阿美的聚居地，以北亦為無人的獵場。

這五個相互隔離的阿美族之間的無人地帶，就成為道光年間(1821-)西拉雅族移入東台灣的生活空間。

開山撫番 — 官方力量進入東台灣

牡丹社事件

1871年(清同治10年)11月琉球太平山(宮古島)69人遭遇颱風，漂到台灣東南部，其中3人溺斃，其餘登陸屏東八瑤灣(今滿洲鄉)，其中54人被高士佛社排灣族所殺；1874年(清同治13年)日軍率3000多人以此藉口出兵血洗牡丹社。此為歷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成為日軍侵台的藉口，清政府終於體認台灣防務及後山治理的重要性，授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展開「開山撫番」工作，沈葆楨並建議中央將渡台禁令、禁入番地等其他一切禁令，悉數廢除。

1875年解除長達150餘年的封山禁令

1875年(清光緒元年)清光緒皇帝正式認可沈葆楨等奏〈台灣後山亟須耕墾，請開舊禁〉一摺，官方力量正式進入封禁150餘年的東台灣。

在「開山撫番」的政策下，清政府兵分北、中、南三路同時開山闢道。北路及南路於1874年(清同治13年)下半年竣工；中路由總兵吳光亮負責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開闢八通關越嶺道，且為有效達到「開山撫番」的目的，接著開闢由水尾(今瑞穗)至大港口(秀姑巒溪口)的道路。

勞役重 擾亂生活秩序

1877年(清光緒3年)4月吳光亮考量後勤補給，在東海岸成廣澳(今成功鎮小港)設立糧局，5月起將原於大陂(今台東縣池上)的兵營(線槍營)(500名清兵)移紮於大港口，並在秀姑巒溪口南岸的納納社設立營房。

5月下旬大港口駐軍遭逢大颱風，成廣澳和大港口的營壘、兵房、礮堡、軍裝局等概行坍塌。為了災後重建，無論營建軍壘、修築山道、與搬運米糧均需徵調更多民力，正好與阿美族準備豐年祭的時期重疊，嚴重擾亂大港口阿美族的生活秩序。



奚卜蘭島——秀姑巒溪口的小島。
(今河口設有泛舟據點)
2009.7 李玉芬拍攝

大港口事件—— 與官方頭一遭爆發的流血衝突

1877年(清光緒3年)8月，中路阿美族烏漏社攻擊駐守的清軍，大港口地區阿棉山、納納等社相繼起而反抗，即大港口事件，又記為奇密事件，當地阿美族稱林東涯事件。

烏漏社發難 大港口的阿美族加入戰場 阿美族三戰二勝

1877年(清光緒3年)7月，原本暫駐於璞石閣的軍隊北上，分布至水尾(今花蓮瑞穗)以北各地，此時水尾近北的烏漏社首先攻殺清兵，被清兵攻破，8月大港口的阿美族(秀姑巒溪口北岸阿棉山社、及南岸納納社)跟著投入戰場，清兵先於納納社南方4里處(今長濱鄉大峰峰)戰敗，旋即帶來「頗有威勢的洋火箭」投入戰場，又大敗於田寮(今台東縣長濱)；第三度會戰，清兵以成廣澳為基地，向北進攻，交戰於水母丁(長濱八仙洞附近)及其西側高地、納納社、阿棉山社等地。依當地阿美族口述，本役阿美族獲勝，然因該族英雄人物於此役戰歿，族人喪失鬥志才四散逃亡，清兵為了搜捕帶頭反抗者，便在納納社駐兵一個多月，事件結果如何，清朝官方和地方口述的版本有所不同。

大港口事件結果——官方版本

官方說法，清兵攻下阿棉山社，仍嚴陣以待，1878年(清光緒4年)正月23日「阿棉番一百四、五十人，口稱投誠，行至近處…雙方發生激戰後四向奔逃，弁勇尾追殺之，…總番目馬腰兵(即馬耀珥炳，Mayaw 'eping)帶領餘黨竄伏思髻山下，經弁勇合力圍擒，將馬腰兵五名一併拏獲，隨即處死，此役計斃番一百六十餘名。」

日治之初，伊能嘉矩採集到「關門屠殺」的說法：

「番人果約至營，吳光亮合集營內，閉門銃殺之，計一百六十五人中逃走者僅五人而已云」。

大港口事件 — 口傳版本

大港口事件130週年(2008年)追思紀念活動中，研究者金正勝採集六十餘人的口述資料，呈現了大港口事件的生動歷程：

「清軍大量徵役大港口地區的阿美族，兵員伙食、營房建築、築路工程等悉數勞役當地阿美族，且常藉故騷擾族人、調戲婦女；此外，清吏嚴苛稅賦，也讓阿美族不勝負荷。

通事林東涯屢仗勢欺人，除有正室，還納五位阿美族婦女為妾，且每次赴璞石閣或水尾洽公或辦私事，無論單獨赴會或攜妻同往，均令大港口的部落青年為他和他同行人員抬轎。大港口至水尾有23公里，至璞石閣有27公里，無端負重行走遠路，體力透支疲憊，早就積怨在心，族人義憤填膺，青壯年數度趁夜毀清軍營房，流血事件一觸即發。」



大港口事件口述故事中，死在清兵回馬槍下的阿美族領軍的柯福鷗(Kafo 'ok)雕像。

2009.10.李玉芬拍攝

抬轎

有一次，林東涯受命赴水尾開會並迎接新到的清兵，大港口的部落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派青年為他抬轎。這一次剛好輪到Latafok年齡階級，這是一組驍勇驃悍的青年，尤其英雄人物柯福鷗(Kafo 'ok)就在這一年齡階級層中。

平時他們一轎由12人分三組輪流肩負，但這一次僅派5人，由柯福鷗(Kafo 'ok)一人替換另4人。

林東涯被殺

那天，阿美族青年邊抬轎邊不斷歌唱，並有意無意將轎桿撞上羊腸小徑的峭壁。最後走到巖壁陡峻、溪水急湍成漩渦之處，柯福鷗(Kafo 'ok)放下林東涯，用轎桿挾死，然後丟進漩渦中。

抬轎者5位青年折返稟告大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大頭目召集部落商討對策。清兵獲悉林東涯遇害，向上稟報，兵分三路搜尋林東涯屍首，沿秀姑巒溪南、北兩岸往下游尋屍，並在太平洋沿岸南北來回尋找，終在秀姑巒溪口南邊找到林東涯屍體。

同一年，有清兵行抵烏鴉立(今瑞穗鶴岡村)時，被埋伏當地的奇密部落青年打敗，大港口的部落青年與清兵先後對壘6次，清兵潰不成軍，當時住在加走灣(今長濱)等地的平埔族協助清兵討伐大港口的部落，平埔族礙於鄰居情面，對清軍虛應故事。大港口部落為取得先機，在柯福鷗(Kafo 'ok)領導下，轉守為攻，直接攻到成廣澳的營部，不幸柯福鷗(Kafo 'ok)死在清兵的回馬槍下。

吉拉格散(cilangasan)山頂避難

大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因最大支柱柯福鷗(Kafo 'ok)戰死，召開部落緊急會議，決定除了老弱留在部落，其餘族人立刻疏散到阿美族聖地吉拉格散(cilangasan)山頂。

各年齡階級皆依指示嚴陣以待。不久，從山上看到石梯坪上有一群黑壓壓的影子，正嚴陣以待之際，黑影卻越來越少，黃昏時完全消失。

事後探知，清兵領導人自忖，要冒險和身手矯健、且對山區形物熟悉的阿美族纏鬥，必吃虧無疑，乃決定實施懷柔政策。

清兵設下滅族陷阱

不久，清吏透過信差向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保證清兵已不咎既往，希望所有阿美族安心回家。當時正值12月天，飢寒交迫的族人歸心似箭，欣然相信不咎既往的騙局，紛紛回到被清兵放火燒盡的廢墟——家園。

天真的阿美族哪裡知道，這是個滅族陷阱。事實上清吏已在納納社西邊(今靜浦國小操場和禮堂西邊)加緊興建天井式茅草竹牆營房，謊稱營房是為收容尚未建妥房屋的納納社民而建。營房四周挖有寬度不能一躍而過、深度約8尺的壕溝。最後一次公差，清吏囑馬耀珥炳(Mayaw 'eping)派165名青年再赴成廣澳搬運米糧或彈藥等補給物資，清兵就利用青年們往返三、四天的時間，在營房四周架好能用的所有槍枝和火藥爆炸物，四周的壕溝和圍牆均偽裝修飾妥當，只留下容單人進出的小門。

赴宴之日 165個阿美族壯丁 應聲倒下

青年交差之日，頭目以下所有幹部一早就「應邀」在清兵營房總部「赴宴」。當青年由成廣澳歸來，路經加走灣(今長濱)時，平埔族友人曾警告青年卸下荷物後立即逃離現場，以防患未然。

可惜阿美族青年不信邪而中計。1878年(清光緒4年)1月23日下午2點多，青年們魚貫進入清吏為他們設下的慶功宴會場(刑場)，約莫3點多，正是酒酣耳熱、酒醉飯飽之際，只聽一聲令下，四周槍砲齊向天井中央發射，165個阿美族壯丁挨次應聲倒下。俟一切歸於沈寂，清兵將整個營房放火燒毀。5個負傷但尚能勉強行動的倖存者，白天被積疊的屍體蓋住，未被清兵發覺。於是趁著黑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逃脫夢魘般可怕的刑場。

這5個倖存者後來的命運如何？其中一位名叫嘎造(Kacaw)的人，趁著夜深人靜，悄悄游上秀姑巒溪口北岸，在吉鈎耨岸(cikonoan，今石梯灣北邊「人定勝天」紀念碑處)上方樹叢中藏匿一整天，趁黑夜爬山，次日凌晨到達吉拉格散(cilangasan)山頂，向不敢下山的家屬們報告他的同伴遭清兵屠殺的噩耗。

然而眾人卻懷疑他私通清兵所以能夠倖存，在部落族人複雜的心理反應下，被趕下山。不久即因傷重沒得到妥善的照顧而死在路邊。至於其他4個倖存者的下落如何？沒有人知道。



清兵挖掘壕溝、疊石頭的遺跡仍在。
2009.8.李玉芬拍攝



清兵誘殺阿美族的地方——靜浦國小禮堂後方的竹林空地。
2009.8.李玉芬拍攝



由石梯灣北邊「人定勝天」石碑（2.）可抄捷徑爬上吉拉格散（cilangasan）山頂（1.）。
2009.9.李玉芬拍攝

一件史實、多種稱呼

大港口事件，歷史上稱為「奇密事件」，有時稱為「港口事件」，但在阿美族口傳中卻是「林東涯事件」。

何以稱為「大港口事件」、「港口事件」？因牽涉此事件的部落包括大港口地區(或稱港口地區)秀姑巒溪口北岸的阿棉山社、和南岸的納納社。

何以稱為「林東涯事件」，因阿美族口傳資料指出事件的導火線，是秀姑巒溪口北岸部落青年殺害大港口通事林東涯。

但史料記載林東涯早在大港口事件發生前已經過世，在大港口事件的口述版本中，卻是圍繞林東涯而發展，此乃阿美族將其對當時清軍的各種不滿情緒，投射在通事林東涯身上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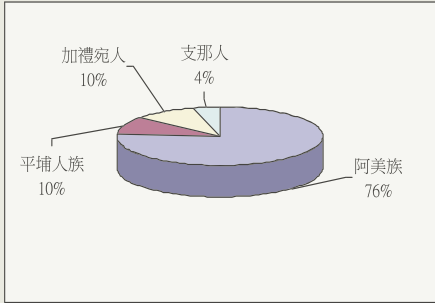
何以又稱為「奇密事件」，因宋增璋《台灣撫墾志》記載總通事林東涯是被奇密社阿美族所殺。

大港口事件影響 —— 大港口地區的阿美族南遷建立部落

大港口事件落幕，大港口地區的阿美族由原居地被迫遷移，有的往北疏散至花蓮縣豐濱鄉、有的往南遷到台東縣長濱鄉和成功鎮一帶。往北的多遷入原來的阿美族部落，如貓公社、新社、丁仔漏社等，往南的主要在原來加只來(今成功鎮嘉平)到納納社之間、即卑南阿美和海岸阿美間的無人地帶，重新建立了許多新部落，如姑仔律社(今長濱鄉樟原)、大俱來社(長濱鄉大俱來)、馬稼海社(今長濱鄉真柄)、石坑社(今長濱鄉長光)、白桑安(今長濱鄉八桑安)、僅那鹿角(今長濱鄉光榮)、石寧埔(今長濱鄉寧埔)、膽曼、沙汝灣(今成功鎮宜灣)、阿龜堀(後併入都威，今成功鎮重安)等。因此到了日治初期，東海岸已經從南到北皆有阿美族部落的分布。

1896年4月12日日軍登陸台東，9月20日台灣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進行近四個月的調查，撰成《台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一書，

1896年	阿美族	平埔人族	加禮宛人	支那人	合計
戶	1125	130	139	63	1457
%	77.2	8.9	9.5	4.3	100.0
人	4958	668	643	272	6541
%	75.8	10.2	9.8	4.2	100.0



資料來源：田代安定，1900，《台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對卑南溪口至花蓮溪口間的東海岸，有詳盡的記載。

根據此份報告，當時整個東海岸，以阿美族為主，計1125戶、4958人，佔東海岸四分之三人口，平埔人族（指西拉雅族）和加禮宛人（指噶瑪蘭族）各約10%，支那人（指漢族）僅約272人，佔約4%。

麻荖漏事件 —— 阿美族抗日 —— 部落改集中管理、東台灣官營移民停止

1911年（明治44年）發生麻荖漏事件（又稱成廣澳事件、都歷事件），向來被日人視為溫順的阿美族因不堪日人壓迫，憤而襲殺日警事件，都歷社、加只來社、叭翁翁社、麻荖漏社及芝路古咳社五社共同舉事，進攻成廣澳支廳（廳治在成廣澳），日人調集宜蘭、台北、台中、台南各地警力，經月餘仍無法將阿美族屈服，後來在馬蘭社頭目馬亨亨勸說下，才平息事端，事後日人並未擴大追究，1921年（大正10年）行政中心由成廣澳遷至麻荖漏社一帶，並將麻荖漏改稱新港。

日本政府據有東部即認為阿美族溫馴易控制，大量徵調阿美族興築各種公路、鐵路、橋樑等、及搬運等力役勞動，造成阿美族沈重負擔。

1911年(明治44年)3月起一連串的衝擊，終於7月爆發東海岸阿美族聯合抗日事件—麻荖漏事件，本事件日本官方稱為「成廣澳事件」，也記為「都歷事件」，但當地阿美族稱為「麻荖漏事件」。



麻荖漏社阿美族豐年祭。
2009.7.鍾家榮拍攝

勞役沉重 收繳武器 停發頭目津貼

1911年(明治44年)3月，日本警察收繳社眾武器，東海岸成廣澳支廳及各直轄派出所部落，3天收繳各式槍枝3092把，及清代留下來的火砲5門。

武器被收繳，猶如拔除部落虎牙。

4月，總督府決定頭目津貼發放至5月份，6月以後即行停止。

5月，成廣澳支廳各社頭目領得津貼後，群聚白守蓮社頭目家，抱怨各種勞役，報酬不但不敷一日所需，還須扣除部分作為郵局儲金。武器既繳出，又被肆意驅使，令人難以忍受。提議在小米收成後，一舉驅逐日本人，以解族人之苦。

準備起事 馬亨亨出面安撫

6月中旬，小米收成，阿美族不將小米運回家中，將之運往山中儲藏。此一舉動引起日本人注意，台東廳長命令蕃務課長井野邊幸如前往都歷社、麻荖漏社探查，得知前情，在成廣澳支廳(今小港)召集支廳以南各社頭目，一邊勸誡一邊詰問緣由，與會各社頭目以各種理由辯稱並無其事。於是井野邊幸如命令各社頭目15天以內將藏匿山中的小米和家具搬回家，各社頭目都答應要求。

井野邊幸如顧慮各社可能抗命，乃至台東平原命令馬蘭社頭目馬亨亨(Kulas Mahengheng)前來勸誡都歷社及麻荖漏社不可違抗官府，二社頭目向馬亨亨抱怨，社內壯丁應命出役，經常二旬三旬不得回家，荒廢家事、疲累不堪。馬亨亨向日方回覆危機已消彌。

導火線 — 都歷社頭目挨打

7月24日，都歷派出所通知轄內各社頭目於翌日上午11點到派出所報到，25日早上各社頭目集合後，巡查福間彥四郎責備頭目沒有準時，命令他們要修補道路。都歷社頭目拉烏隆(Laulon)表達抗議，福間彥四郎一聽大怒，用槍托打他的頭，其他頭目一看，群起將福間彥四郎拖出屋外打死。

麻荖漏社知道消息後，在頭目塔那姆·力卡勒(Tanamu Likal)領導下響應，攻陷派出所和蕃童公學校，切斷電話線路，公學校教諭(正式教師再晉一級為教諭)柴野健作和巡查力丸貞三郎雙雙遇害。下午4點，有一漢人跑到成廣澳向支廳長報告：「都歷、麻荖漏附近各社頭目和社眾約300人攜帶武器將來進攻」。支廳長一聽，召集保甲壯丁團員，並派警部補1人、巡查3人前往白守蓮社北的三仙溪(Kinabuka溪)畔偵察，另外再派遣微沙鹿社(今成功鎮美山)社眾前往麻荖漏社查探情勢，但是微沙鹿社以夜晚危險為由，不肯前往。

五個部落實際參與

26日凌晨3點，支廳長再派巡查3人、巡查補1人與壯丁團員若干人到三仙溪(Kinabuka溪)畔警戒，5點多，突然有百餘名阿美族持槍衝向警戒線，一時槍聲大作，2名巡查遭到擊斃，另一人受傷，巡查補和壯丁團員返廳報急，當時三仙溪口南岸白守蓮社並沒有參與此一事件，日警在三仙溪北岸憑藉優勢火力，造成阿美族相當傷亡，後來阿美族繞道上游，前後夾擊，日警才倉皇退去。

這時日籍婦女和小孩早已躲進支廳舍，並部署34名支廳職員和日籍男性以防攻擊。阿美族分三面攻擊支廳，因久攻不下，

阿美族闖入附近日本人屋舍劫奪衣物家具，9點半左右向三仙溪退去。

另一方面，25日下午6點，大馬武窟派出所電話向台東廳報告，因都歷以北電話被切斷，卑南大溪又因豪雨水漲無法渡越，台東廳僅能以電話通告大馬窟到加路蘭之間的派出所緊急動員。卑南溪水高漲，無法由陸路北上，27日一早，台東廳長帶警部以下21人搭乘戎克船前往成廣澳支援，28日在成廣澳附近登陸，將日人家屬和負傷人員運回卑南避難。阿美族在26日進攻支廳之後，退據三仙溪畔，並未再攻。

事變傳開，一時之間台東街民情洶湧，無心安於各業，紛紛組成自衛團，攜槍帶刀行進，入夜之後更形緊張。

日本外援集結鎮壓

28日至8月4日之間，台北廳、宜蘭廳、台中廳、和台南廳的警力陸續集結台東，其中台北支援警力先於28日抵達，廳長以之編成新的搜索隊，分北進和南進二支，廳長指揮北進隊，蕃務課長井野邊幸如指揮南進隊。

29日，南進隊開始攻擊三仙溪畔的阿美族，擊斃3人、擊傷2人，阿美族不支退走。8月1日，日警進入麻荖漏社，發現空無一人，當晚遂於社內紮營。

馬蘭社頭目馬亨亨再次協調

當天，北進隊以大砲轟擊都歷社，社中戰士在嘎都嘛樣(Katomayan，今都歷東管處所在)高地據險而守。日本人放火燒毀部落北面的糧倉。阿美族在日軍封鎖下，8月10日再次央請馬蘭社頭目馬亨亨(Kulas Mahengheng)向日本人居中協調，馬亨亨認為

再不設法阻止，阿美族恐遭滅族，於是抱病由沿途各社青年輪流抬轎護送，前來調停，由於馬亨亨素孚眾望，日本人對他敬重三分，整個事件才告落幕。日本人命令阿美族將藏匿的武器槍枝交出，麻荖漏社也向日本人請降。13日，麻荖漏社老弱婦孺由山中下山，由於連日豪雨，狀極狼狽。

麻荖漏事件前後長達48天，最後日警將麻荖漏社頭目塔那姆·力卡勒(Tanamu Likal)吊在支廳前的竹竿上示眾，再將其自竹竿上摔下，使其不久後因重傷而死。

事件後停辦台東廳官營移民計畫

事件後，日本政府對原住民改採「集中管理」，強迫山麓的阿美族遷村，同時，因總督府財政困難，花蓮港廳成立三個官辦移民村之後，停止台東廳的官辦移民計畫，改採獎勵方式，倡導私營移民。

此外，由於日本統治勢力進入，阿美族不再受到布農族、太魯閣族等的騷擾與威脅，開始向人口稀少的原野拓殖，花蓮平原、縱谷地區、台東平原各地皆有阿美族移入東海岸，使整個東海岸，只要水源豐富、土地肥沃之地，都有阿美族新部落，如丁仔漏社、八里灣這兩個早已廢棄之地，也重新有阿美族的足跡。

千山萬水覓家園——阿美族的流動世界

阿美族第一次大移動，因布農族、賽德克族及太魯閣族東移，逐漸形成生活空間分離的五群。

阿美族第二次大移動，因清政府及日本政府統治，先有海岸阿美因大港口事件而南遷避禍、再有因耕地不足而移至水源豐富、土地肥沃的山麓地帶。

阿美族第三次大移動，1945年以後遷往山麓地帶尋覓新的生活空間；1960以來遷往基隆、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地，成為「都市原住民」；同時，原鄉部落之間阿美族相互間的遷移頻繁，百餘年前空間範圍明確的五群阿美族不再分立，部落中的阿美族，來自西面八方。

阿美族持續在移動……

1945年(民國34)以後，早已採行水田定耕農業的阿美族，部分族人因土地不夠、或天然災害、交通等因素，繼續向未開發的原野或淺山移動，並建立新部落。1961(民國50年)以後，東部阿美族開始移入基隆、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大都市，形成許多「都市原住民」，原鄉部落人口流失的同時，東部阿美族也存在許多內部流動，有的移往地方都市、或地方中心、有的移至更近耕地的處所，並建立新部落。今日，東海岸各聚落皆有阿美族分布；各個阿美族部落，來源更加多元，如成功鎮的麒麟，原僅十餘戶麻老漏社及加只來社的阿美族，戰後又有豐泉一帶阿美族因圖接近水田耕地而來；小港阿美族日治初由八里芒社(今興昌)遷來，戰後又有加只來、德高班(今關山鎮德高里)等地阿美族移入，並有一部分恆春阿美混居其間。

百餘年前形成的五群阿美族，不再明顯，各個阿美族部落中的阿美族，來自四面八方。

千山萬水覓家園，阿美族持續移動著……。



參考文獻

- 金正勝，2008，2008年阿美族《大港口Cepo'事件》130週年追思紀念活動，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花蓮縣豐濱鄉公所。
-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2001，《阿美族史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夏黎明等，1999，《台灣地名辭書·卷三·台東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施添福，1995，〈清代台灣東部的族群遷移〉，《台灣地區地方考古人才培訓班第二期第一階段室內課程講義資料彙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民族學會、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
- 李宜憲，2004，〈大港口事件——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灣綜合研究院、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孟祥瀚，1997，《台東縣史開拓篇》，台東縣政府。
- 孟祥瀚，2003，《成功鎮志歷史篇》，成功鎮公所。